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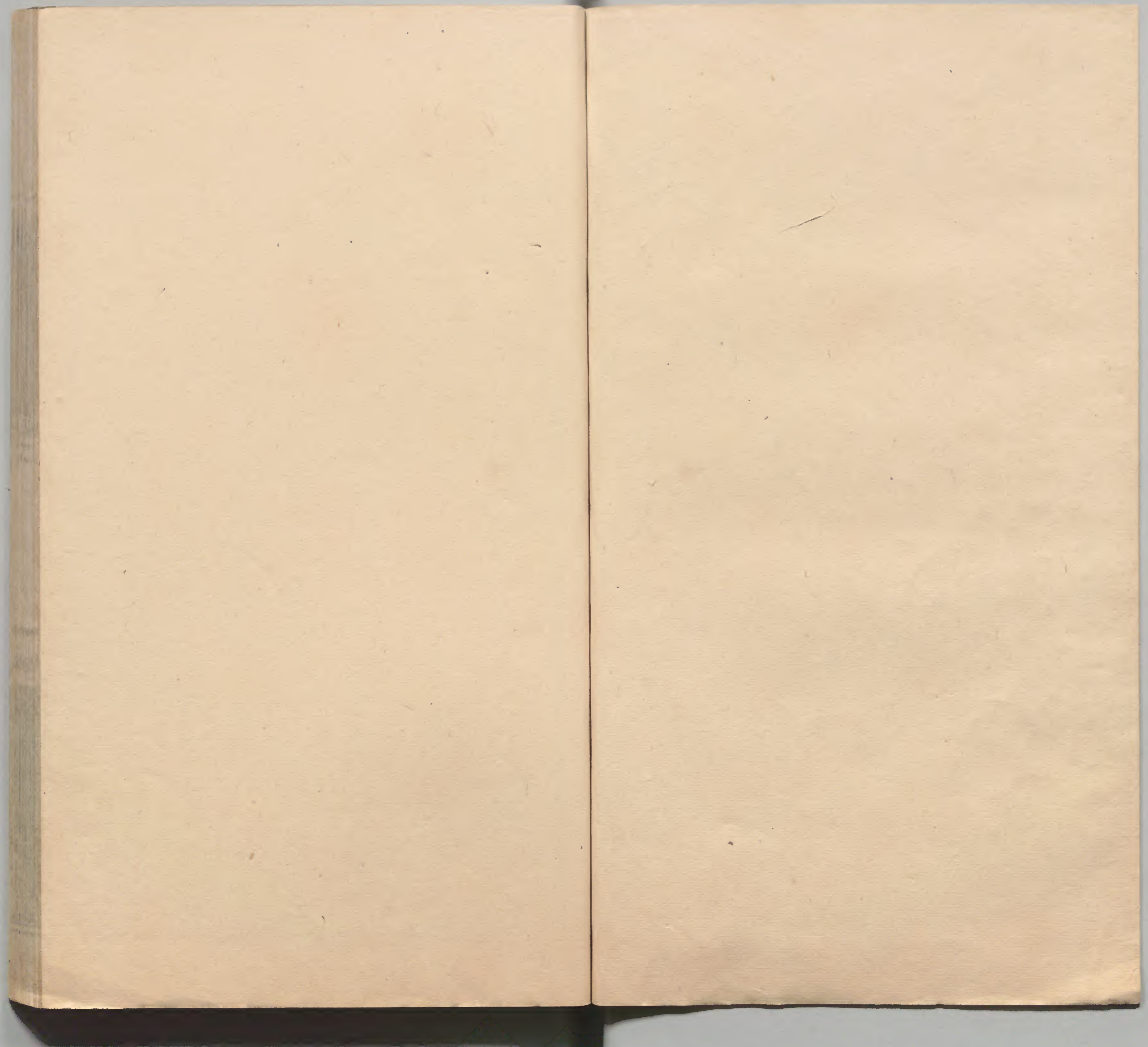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百八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85)
函號	網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方術部五

醫四

淺草文庫

唐書曰孫思邈京兆羊元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
談在老及百家之說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
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
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位即召請師嗟其容色甚
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耳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
位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回辭不受上元

元年辭疾謂歸恃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文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送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疑而爲雪霜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寤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数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主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喘吃竭而爲焦枯診發手面變

動呼形推此以及天地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簿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瘡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故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遵之藥石救之以鍼錯齊才齊切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形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越武太公侯子誠謂大膽也不爲利因不爲義疾人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

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々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
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聰明博達而不死者也撰千
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曰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
處縱京兆人常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爲侍御特特
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
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
及食時若衝脅絞痛文仲曰若人心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
藥日肝而卒之仲尤喜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
共撰療風疾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生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

曰風有一百二十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雜同人性各異庸
醫不達藥之行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脚氣頭風氣常須服
藥不絕自餘則須其發動臨時之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仁春未
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
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
急方三卷行於代

又曰孟詵汝州梁人也以進士擢第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
學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禘音暉之家見其勅賜金盤謂禘之曰
此藥金也若燒之上有五色試之果然則天文之不悅因事出

爲台州司馬撰補養方必勅方各三卷

又曰王方慶太原人也雅有才度博學多文篤好金方精於藥性則天令監領尚藥奉御張文仲侍醫李虔從光祿常慈藏等撰諸藥方方慶撰隨身左右百發百中備急方十卷大行於代又曰天寶中詔曰勝項者所撰廣濟身救入疾患頌分已久傳習亦多猶慮單貧之家未能繕寫閭閻之內或有不知僮醫療失時因致夭橫之性命之際寧忘惻隱宜命郡縣長官就廣濟方中遂要者於大梧上件良錄當村方要路傍示仍委採訪使勾當無令脫錯

又曰德宗撰貞元集要廣利方親爲之制序散題於天下通衢其方摠六千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

韓子曰醫善吮人賜舍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數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向望明之既而曰嘻吾夫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通曰說聖人金心七孔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矣

又曰楊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斬其子請三醫一日矯氏二

日俞氏三日盧氏脉其所疾矯氏謂李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
失度疾由肌飽色欲精虛非人非鬼雖漸可攻也李梁曰衆醫
也亟屏之愈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浮漣切多貢有餘病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弗可矣也

李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病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
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李梁
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李梁病自瘳

又曰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同愈謂曰汝曩
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固藥石之所已今有惜生之病與体偕

長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文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
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濟一嬰志弱而氣強故少而慮而
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
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尸子曰有醫均

音驅主反

者秦之良醫也

切爲

宣王割痤

音在

爲惠王

療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均治之謂醫均曰背非吾背也任子
製馬治之遂愈均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制馬夫身與國亦由
猶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孔叅子曰宰我使齊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

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
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獻方者爲病也今梁丘子已
瘳矣而諸夫子復驟獻方意欲梁丘大夫後有尪害用當之乎
衆涇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孔子曰女說非也夫三人折股
而爲醫梁丘子遇尪害而獲瘳慮有與之問疾者必問所以之
方焉衆人爲此之故各言其方欲佳口之以已人疾也凡者其
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叅之處所以已之方之優劣也

公孫尼曰孔子曰有疾哀公醫視之醫之居之處飲食何如子
曰丘春之居蒿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

勸曰是良藥也

鷓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子昆弟三人孰
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
針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文諸侯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使人來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
悲恕則王疾不可治恕則王文摯死太子曰苟以王疾臣與母
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
三齊王固已恕也文摯至不辭履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恕不與
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恕王王吐而起疾乃遂也王不悅果以罪

生烹擊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失忠於平也易忠於濁世難也
又曰魯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爲偏枯之藥
則可以起死人矣

又曰藥者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

楚辭九章曰九折臂而成醫吾今而知其信然

神仙傳曰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休枯
氣少君乃與其成藥二劑并方用戊巳之章后土胎黃良獸
况耳先義之根百世羊醢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
淨調其湯火合藥成服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

復傾

又曰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藥華以水瀆封泥之自正月始
及五月未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綱
服此藥得數百歲不老

又曰爨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經三日董奉時在南方乃往以
三丸藥內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舉死人頭搖道之食頃
士爨開目動手足半日能起咄遂居活後四日能語云死時奄
然有數千馬卒收之將載輅車上云入大赤門住以付獄中
人中各一戶中總容一人以爨內一戶中以士徒外封之不復

見外恍惚文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士燮急開出之文人以鐙
堀其居良久引之見外有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
乎燮上車倅還至門而活奉還廬山了不田作為人治病亦不
取錢重病愈者令種杏五株輕者種一株數年之間杏樹成林
縣令親故有女病醫療不羗令謂奉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居奉
使勅召鬼魅有太白蠶長數人六行皆病者門奉使人所之女
病即愈遂以妻子

又曰封居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
行文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

字語人識其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列先傳曰負局先生者吳郡人莫知姓名負石磨鏡肩循吳中
磨鏡輒問人得無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與之服。藥病
無不羗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象至戶則與藥活數萬許
後上吳上絕崖縣藥與人歆去時與人曰吾歆不逢萊山爲汝
曹下神水崖一日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服之疾愈

王匱針經序曰呂博少醫術之名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
令撰王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門知法存嶺表人性敦方藥自求嘉南度士大夫

不襲水土多患脚弱唯法存能極濟

又曰柳道士嶺表僧也雖能以聰明惠入道長以醫術開懷因
晉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襲水土皆患軟疾脚之疾染者無不斃
陪而此僧獨能療之天下知名焉

又曰僧疾齊來問道入善療脚弱氣之疾撰錄法在存等諸家
曰醫方三十餘卷經用多郊時人號曰深師方焉

又曰龔慶鬼遺序曰劉消子不知何許人也晉末丹陽郊外照
射忽見一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知走如電激声若風雨夜不
敢追明旦率門人弟子憐作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見一小兒

問之何妹小兒主昨夜爲消子所射今欲取水以洗瘡因問小
兒主人是誰答曰是黃父鬼乃將小兒還來至文擣藥声遙見
三人一人開書一人擣藥此及齊聽突而前三人並走遺一株
癰疽方并一日藥人有云癰者塗之徐隨手而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方術部六

卜上

說又曰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

周禮天官大宰職曰化五帝則堂百官之誓戒與其且脩前期

十日師執事而卜曰遂戒前期前所取之日也十日容散上之齋也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太厲

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齋

又春官嘗之曰涖卜來歲之筮卜者問後徯之曰涖卜來歲之

戒秋國為你卜者問後歲兵寇之禘社之曰涖卜來歲之稼矣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瓦兆兆者灼龜後大

其行可上者其原由也象似王瓦原之豐鈞手進相名之歲其經兆之体皆百有二十餘

領皆千有二百又卜師職曰卜師掌文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

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曰開言此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若易之

二篇書金勝日開禽見書是也

又曰龜曰人掌六龜之屬各有物天龜也虛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鼈屬南龜曰若龜各以方之色與其体辨之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者赤岸以血之神之也鄭氏農公余卜其日與惟也

又曰古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占筮之八故以抵吉凶凡卜

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

禮記曰正月命有司釁策占兆者審卦吉凶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

之月

曲禮曰凡筮日旬之外曰達某日旬之內曰近某喪事先遠曰

告事先近日月假爾太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太

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

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曰敬鬼神法令也所以使民史嫌疑定猶

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驗仲卒驗仲衛大夫石碓之疾無適子有庶於六人卜所

以爲俊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佩玉

子曰孰有孰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沐浴佩玉

石祁子曰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又禮運曰龜爲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諫有前

又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祔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受命謂告之退而卜卜曰王立于澤聰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士負之

又王藥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視兆折君定豐氏兆所骨得也

又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問志則否夫卜問來上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

也意

又曰雜記曰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卜宗人命龜卜作龜文義曰

昔者聖人連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

北面雖有明之知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地善則

稱人過則稱已殺不代以尊賢也立以爲意謂則易易抱龜易宮名周禮曰大卜能主兆三

易三又曰表記曰南人有言曰人有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

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

又曰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

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人卜筮也神明謂郡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常不筮日

所不謂冬夏至及四時也 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大事有

也 時曰大事有事於大神 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則事

用柔日不違龜筮左傳曰楚代鄭莫教曰盍請濟師於王闔廡

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敢君之所聞也或軍以出又何

濟焉莫教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以何卜遂敗鄭師於蒲騷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占之曰吉事具筮門

又僖上曰初晉猷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言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又僖中曰孤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曰一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以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不之曰吉

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又曰惠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

杜預注曰卜招梁太卜也 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乃子圉西質妾為官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效從乃免牲非禮諸侯不得効天魯以問

効為魯 猶為望亦非理也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牲

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又曰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朱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朱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朱子曰命在養民死之長短時也民苟利也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朱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卷出車吉國人双大師守俾者皆哭楚子退師

又成上曰鼯鼠郊牛角段卜牛

又襄曰夏四月三不郊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之不筮夫郊祀后稷以所農事也是啓熟而郊郊而後耕令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

又襄二曰鄭王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成子

孫文子卜

追之猷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雉姜氏曰征者喪雉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孫蒯獲鄭皇耳于

丈立

又曰晉侯還及著雍疾卜喪林見事具樂評

又曰鄭石莫言於子囊曰先生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丙

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

又襄五曰盧蒲癸王何卜改慶氏示手之兆曰或卜改佳敢獻

其召子曰克則血慶封曰于萊陳無字從文字使召之請曰無

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泄乃使歸又

昭二曰越大夫常壽過師師會楚子於瑣瑣楚地也問吾出師為啓

強師師從之徒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財諸鵠岸盧然舒江有鵠尾者楚子

以驛至於羅汭駟傳也羅名水吳子使其弟蹶由搞師搞楚人也之將

以繫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乎言寡居君聞君將治

兵於弊邑卜之曰今亟使人搞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

之備常克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馬好逆使臣滋弊

色休怠解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憑怒憑盛也慮執

使臣將以繫故則吳之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

師難易矣備可謂告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

鼓而弊邑作備以虞不銜其為吉執大馬國之守龜其何事不

卜一歲不卜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執在邲今此行也其庸

有執志乃服殺

又照三曰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錡音卒吉請斷三尺馬而用之

灵姑公旗也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又曰四照楚召觀從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

卜君左卜人開龜兆

又曰初靈王卜曰餘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詔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餘卑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乱如歸

又曰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今龜我謂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死繼之大敗吳師

又昭六曰初歲昭伯如進歲會竊其寶龜僂伯龜所出地名以為

不信與僭僭吉

又定下曰晋車千乘在中年衛候將如五氏曰卜過龜焦衛候

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年又哀上曰楚子在城父

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退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

弃明逃仇亦不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

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乱而後許戰將王有疾唐寅昭

王攻大冢卒于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將事具

又曰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墨史龜皆晉死也

史龜曰是謂沈陽水陽得可以興兵兵陰類也利以伐義不利

子商姜齊姓心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

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性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

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

則不吉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旧也社祿也若帝乙

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妾得吉言乃止毛詩曰非彼虛矣以

望楚也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無允截龜曰

卜違國必卜之

又曰爾卜尔筮体無咎焉

又曰君曰爾萬壽無疆

又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適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筮去或卜或筮俱占之言於縣

為近征夫如今近耳如

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下筮數而瀆龜虎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不兆占繇不中

又曰受始受謀受契我龜

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五壬成之

又曰哀哉填寡冝岸冝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哀我窮民訟獄之民仍有訟獄

之事時乘行卜求其
勝負從何能得生

尚書大禹謨曰枚卜攻臣惟告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啟志是
命于元龜朕寔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醫龜筮協從卜不習
吉

又洪範曰七稽疑擇立不筮人龜曰卜乃命卜筮曰雨日霽龜形

也有似雨兆曰蒙曰繹氣落驛曰克曰貞曰悔兆相交錯五者

又有以雨止卦曰悔外九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

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大同身其康疆子孫

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生穆敬也戚近也

不占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煩之辭公乃為三壇同墠乃卜三龜一習

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

又大誥曰寧王遺我太寶龜昭天明即命我有大事休朕卜拜

告大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先克緩受茲命

又洛告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來春伊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逆河朔黎水我乃澗水東溼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下澗溼之間南迄洛矣

我又卜溼水東亦惟洛食汙來以圖及猷卜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志泉陽漁者豫且舉網

得而囚之置籠中夜而見夢於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豫且得

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得義故來告懸元王召

博士衛平問之平乃攘衣而起仰天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

處鄉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以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虫

先見乃對曰今昔斗王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

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擁漢萬物盡番斗柄

指日使者當使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使人問泉陽今取

龜獻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昼見無風雨晦暝雲蓋其上

五采青黃雷雨並起將入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澗澤有光

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頭而却復其故處元王見而

怪之問衛平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經久囚王有得義使人活之

今延頸當而前以當謝也縮頭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

加送龜毋令失其平對曰龜者天下之內寶先得此龜者為天

子旦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
上古遊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敵天地知其極
與物變化西時变色居而自若伏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
於陰陽審於形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
能實諸候尽服王勿遣也王太悅於是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
齊戒甲乙最郎乃刑自雉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割之身全
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瘡程達於理文相
錯迥使上占之言所尽當又曰沛父死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
門李欲以為沛令父老背平生所聞劉季珍怪當貴且卜筮莫

如劉季於是乃立沛公又曰陳平等遣人迎伐王欲立為帝代
王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餘為天王夏起以光曰
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迺天子也

又曰帝以月旦被龜先王以清水澡之以郊枝之乃特龜而遂
之若帝也已卜不中皆被之以郊東鄉立居取生荆枝及堅木
枝燒之斬取熟處以灼龜所所處灼灼以荆若郊指之者三特
龜以郊周還之祝曰今日吉謹郊梁枝去王虛之不祥王虛不
信以試之萬事之情辯兆背可否不信不誠則燒灵揚其灰懲

後龜

又曰竇后皇帝廣國字少年君四五歲時家平為人所略賣至
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崩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
為候又曰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
賈誼為博士俱出洗沐相從論義講習先王聖人之通術究偏
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朝屋必在卜醫之中
舍吾已見三公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覩采其
人二人即同與之市遊於卜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問咥
弟子三四人侍方辨天地之德通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
大舟拜謁司馬季主覩其壯貌數有道者即使之禮弟子延之

咥定司馬季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記羗次
人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
悟獵纓正矜危咥曰吾望先生之壯聰先生之辭小子竊覩於
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也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
觀大夫之貌數有通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言野也今夫
子所賢者誰也所高者何也公何以卑汙長者乎二君曰尊官
厚祿之所高賢材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卑言不信行不驗
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之所賤簡言也是背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人悅老擅言過災以傷

人必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原求拜謝以私防已此吾之所耻故
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旦安坐公見大夫梳髮童子子曰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然問日月疵瑕吉凶則弗能理也今夫
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恭然列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則昔者先王定國必生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伐
也正時日乃後入家座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
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於周文王
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者掃
授坐位其正冠帶後乃言事此有禮有禮也言鬼神或以饗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
以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勉事或以成
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者老子所
謂上德是以有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謝少老子之言豈異
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肌寒之患外無却奪之憂居上而敬
居下而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聚
委藏之不用府庫從之不用車輜負裝之不童止而用之無盡
索之時特不盡索之物汲於毋窮之世雖莊民之行未能增也
子何故而云而可卜哉天不面北星辰西北移地東南以海為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生之道乍存乍去公責卜者言必信
不亦感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
言說人主意故主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
成功語其敗害以意人生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日莫一作德
大放此以然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此不者專
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以能一言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
不能與罷驢為駟鳳皇不語燕雀為群而覽者亦不與不肖者
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避象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矣除衆外
害以明天性則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等喁喁者又何

知長者之道乎漢書曰谷曰有鄭子貢蜀有嚴君平背脩身曰
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仁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
聘子貢子貢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業以
惠衆人有邪惡非正問則依養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為孝
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道之以善

又曰張瑀字子文又徒家連句上音輦下音酌禹為而數隨字至市憲
觀於忠相者前久頗曉其別眷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
竒其而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合學經及禹至長安學從沛郡
施仇受易謝承後漢書曰委肱桓帝時再以玄曠瞽不就即拜

太中大夫詔書至門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
青州畧中賣卜給依召命得斷家亦不其處歷年乃還

又曰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豈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死卒
臣讓戎曰今四方虜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接以觀
其變戎不從乃晉辛臣子夷陵自將兵泐江沂馮止黎丘刻日
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疑
必賣已乃灼龜卜降非不吉中拆遂止不降

又曰范丹字史雲朝議欲以為侍御史因循身兆命於梁沛之
間徒行弊服賣卜於市

魏志管公明傳曰洛中有一小人夫婢輅為卦教明旦東明城
門中倒擔豚人牽與共鬪如具其言豚逸走即追之豚入人舍
突破主人甕中出輅在田舍時常候遠恰主人患失火輅卜教
使明曰於陌上伺有一角巾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番宿此能
除之即從輅如語得書生遂番宿意甚不安主人罷入生乃抱
刀出門薪積欸有一小物真未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齋
刀砍斷腰視之孤也日此無復火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方術部七

下下諸雜卜附

晉書曰孰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孰璞從之受璞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襍爻轉過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矣

又曰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有曰鄉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也七十策柴積於庚也至七月丁酉放火燒

之咎可消也不命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曰大風法火洪後為
廣陽領拔遭毋喪歸家友未投之時曰以暮告從者速非未吾
當夜去從者日今日已阻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
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歎發狂
絞殺兩子并殺婦人斫父妾二背被創因此云走明日其族往
殞收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
殷枕病友筮之日七月晦日將有大鸚鳥未集廳事上宜勤伺
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城禍祐乃其勤為備至日果有大鸚垂
尾九尺未集廳事上捕掩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

爻卜占神効甚多而消殃轉禍而不無背驗

王隱晉書曰步能字叔罷陽平人好卜筮術數門徒甚能盛
學舍側有燒死大吏疑是熊諸生急熊曰吾以已為卜得卜得
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日一未問得大主未者使縛之吏如
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實不知草
中有人又憐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卜尅
日當遷如斯果至

朱書曰蔡興宗所為郢府三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
某官六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後果死於光

祿大夫

又曰荀伯玉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始初還都賣卜自以業齊書曰王敬則少於草中射獵有虫如鳥豆集其身墮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郊

又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日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兵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當見吾不見也梁書曰吉士膽年愈四十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王計

計祿命王生日君擁旄伏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大馬郡

三國典略曰梁武昌太守朱買臣聞元帝議遷都入勸梁主云

建鄴舊都瑩陵攸在荆鎮邊疆非王者則願階下忽疑致後悔

也臣之家在荆州豈不願階下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

乃召卜者杜景豪決去留遇兆不吉答云來去景豪退而言曰

此兆為鬼賊所留也

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隨盧安興征徼僚有功徐南海令監州王厲深委在之勵被伐文育興俱下至大庾嶺皆詣卜者卜者曰君此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是錢便何誰望公侯之事

卜人曰君須便當暴得銀至三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見其夕
宿卜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且辭勵
問其故文育以至告勵乃遣之

又曰東魏相齊王澄以丹師還至於小平津北岸古塚崩骨見
銘曰今卜原千秋之後化為下泉當逢霸王必為政還王曰古
之人卜其可至也今更葬之

又曰齊害其廢主齊南王也長廣王湛懼高王也誨為二策
湛不能斷令鄭道謙足_口導世等卜以決之道謙等曰不利舉
事蕭則吉

又曰初鄴有賣卜者相趙隱當大貴及隱自黃門侍郎還秘書
監崔肇師呼卜者而問已馬卜者對曰公令望雖高爵位難進
肇師不悅終如其名言

隋書曰獻皇后崩上之今蕭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
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且圖而奏上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因尋滅王正知如家墓田若不吉勝不
當為天子若云不及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

唐書曰王遠知事梁貞白先生陶弘景隱居弟山及傳其符錄
隋煬帝為晉王出錫鎮揚州遣人迎致及即位於東都起王清

觀以處之太宗太之為秦王也既平世王充與記寶房亥鑑住
詣之立杖以問其吉凶遠知褚秦王之枚曰此當一應天命下
濟蒼生者又指玄鑑之枚云聖之輔也太宗踐作恩作禮甚厚
又曰城陽公主初適杜如晦之子荷荷貞觀中為尚衣奉御坐
承乾事伏誅公主改適饒州刺史薛立之子瓘將成婚太宗使
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双悴若書一曰行合承
巴之禮則中吉太宗將從之馬周課曰臣文朝謁以朝思相戒
也講習以書一思相成也讌以飲是思相勸也婚合以夜相思
親也是以上下有威内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先王之教

不可讀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記不可為也夫不坐者所
以走猶豫決謙疑若點禮亂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而言又從
其止

又曰憲宗嘗謂李降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
俗尤更從尚何也對曰臣文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邦國
有大專事何疑者故謀小鄉於士庶人決於布筮側計則行之
謂俗浮偽辜以徵福正行慮慮危邪謀覲安侍疑婚惑謂小
類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曰鬼時者欲利斯詐叅之見間用
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異之近者風尚卜筮此試弊俗聖旨所

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

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倫曰卜田渭陽將太得焉非熊非龍非虎非狼兆曰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三大吉

又曰文王問散宜卜伐殷吉乎鑽龜龜不兆祖行之日兩轎車至輸行人曰幟拆為三散宜生曰此生四不祥不可舉事杜之問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日賢明茂昌不賢明速亡安有釋地而對封哉亦有天故也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是藏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馬人對曰藏文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五年為一兆

馬武仲立三年為三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職也

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美也隱不顯而言人之過也又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楚辭卜居曰居原既校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弊漳於統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不鄭詹尹曰徐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曰乃端策拂龜曰君何以教之原曰原吾寧相疑何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中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夫以成名乎寧止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寧超然高舉以保貞乎將促音是柴粟斯嗑呼嚙以事婦人乎
寧廉潔正真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始常以絮楹乎寧昂
昂若千里之駒將乎泛泛若水中之鳧墮波上下偷以全吾驅
乎寧興麒麟抗軀將乎墮鳶馬之迹乎寧興黃鵠比異乎將於
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濶濁而不清蟬翼為重
千鈞為輕黃鍾毀弃凡金雷鳴緣人高張員士無名於若默
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類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
君之高龜策誠不能之此事

司馬遷以任安書曰僕先人非有丹青部符之功將依倚卜祝
之間人主以排優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稿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也久著之卜言
著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禽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草甸曰太卜官各以牲祠龜塗以牲血謂之以覺者
龜甲所以卜也著草所以筮也

三禮固曰龜以春灼後在夏灼前在秋前右冬灼後右楚之以

焯他具切以荆為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背還而荆心方是

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数飾福之者謂之未之妙

異葬曰會稽餘姚錢祐以元嘉四年五月三日夜出屋後為虎所耿十八日乃自遷說虎初取之時至一官府入重門見人一憑杭而坐形貌備狀左右侍者三十許人謂祐曰吾歌使汝之析數以法故令虎迴汝無懼也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盡數道之方祐受法畢使遣今還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門仍見歸落既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詡字彥斯從軍遠征十年乃歸師還握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時莫沐詡結絆數十共行遇雷雨不可蒙冒相與庇於巖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召擔榔沐於是巖崩壓伴死至家妻先於外人通謀共殺之請以濕髮認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歸心慙負詐乃自沐髮而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斬首而去

述異記曰宋車騎將軍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史蔡纖二晉

善卜能悉驗有妙見精究如神公嘗在內齋見一自兒綠無命左右射之內置亟中時侍者六人悉齋驅入齋後小戶內列呼人召纖至使卜亟中物謂曰中則厚賞僻如重罰纖卜逃

成笑曰知之矣公曰何鐵曰免色之兒背明向戶鸞孤射之絕其左股孕五字三雄二雌若得不信部腹立知公使部兒腹如載言即賜一萬錢

蠡卜

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因行以燕人蠡卜

傳說自給

燕人用卜泰託以此取資自給傳事以為詞說

各解歲獲之求

歲後後人解衣表以賞其

怪說之言也

虎卜

博物志虎和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之奇

偶謂虎卜

鷄卜

史記土越巫立越祀而以鷄卜

鳥卜

隋書曰女国在慈嶺之南国其俗事阿脩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祀之有一鳥始雌雄未集集掌上破其股而視之有粟則年豐少食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樗蒲卜

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檮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為檮蒲卜
復後博樓陰善其功

十二碁卜

異葬曰十二碁卜出白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師用兵萬一不
失一逮至東方朔必以占重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初
襄城寺法末道人忽見一老公着黃皮依竹筒盛此書以授法
味無何夫所在遂復流於世

齊書曰江謚為鎮北長史長東海太子未幾憂甚乃以靈碁經
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梳王栝上使御史大夫泥中奏謚前後罪

收付廷尉賜使果以金甕盛藥鶴之

竹卜

荆楚歲時說曰秋分以牲祠社其共帳盛於春之月社之飲詐
悉貢饋鄉里周於族社餘之會其左慈乎此其會也鄭教於社
神以占來歲豐儉或拆竹一卜

楚詞曰索瓊茅以蓬蓽

楚人拆竹結草以
卜謂為壽也

牛蹄卜

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者
為凶合者為吉楊方五經鈞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

示凶無往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方術部八

筮上

說文曰筮易非用者也行後筮

弄古又也

用禮春官上曰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者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

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鄭玄曰此九巫皆當為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還都邑也凡國之龜無筮而後卜

禮記曰禮曰假雨大龜有常假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

永害不過三也

卜筮相襲也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及則又卜是讀龜筮卜筮者

先聖之所以使民信時曰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又表記曰天子無筮謂出征進巡存也天子至尊文事此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龍其祥也

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

左傳在公曰初懿氏卜事敬仲懿氏陳大天也龜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是

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相和而名鏘然猶敬使大夫相隨備齊有聲譽有偽

之後將育于姜偽陳姓也姜齊姓也五世其昌並為邾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日姊妹之子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宅

生敬仲其少也周內史有以易卦見陳侯者史也陳侯使筮之

過觀之占也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伐陳有國乎不

在此其異國乎非此其身子孫光衰而自他有耀也者坤土也

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為士於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艮為山也四

象有外山之朴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庭實族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

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神為布帛諸侯朝王臣猶有觀焉

故曰其在後乎國觀文以傳占故言猶有觀兆風行而著於士

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美惟也美人徽之後也山以徽

之則記天物莫能兩大陳棄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之當興於大嶽之後也得大嶽之

權則有配天之大功
故知陳必襄也

又閔公曰晉獻公以魏賜卑万卜偃曰卑万之後必大卜偃晉

也天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嘗天磬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考民今古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卑萬筮仕於晉遇屯

之此辛癸占之吉辛癸晉大夫也屯此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

土車從焉居之長九之母覆之衆歸之六体不可易合而能固

安而能殺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又閔公曰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立之父卜之曰男也其

名曰交在公之右左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為公寶輔兩社同社毫社也兩社之間朝

正執李氏云則魯不昌又筮之過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

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交遂以命之又僖上曰秦伯代晉

卜從父筮之吉涉何候車敗詰之秦伯涉河則晉候車敗則秦伯不辭謁斯在也已故詰之

對曰乃天吉也三則敗必獲晉君其卦遇盥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孤夫蠱其必君也於易周卦利涉大川往有事一也亦秦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

蓋下筮書唯亂以孤蠱為君其義蠱也之貞風其悔山也內卦為貞

外卦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

為人所取實落材忘不敢何時三則敗及朝晉侯車三壞也

又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昧之史蘇占之曰不吉其

其繇曰士封羊亦血無也女承筐亦無貶也

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蓋血也既賜

也封羊士之功承筐筐女之我也離為中女震為長勇故稱忘也

西憐則言不可賞也

將嫁女於西而

遇不吉之卦破之有貴讓之言不可報償也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女嫁歸妹之卦也睽非離之象故曰

無相相

震之為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卓說其轅火焚其旗不

利行師則敗於宗丘歸妹睽孤冠之張孤姪其從姑六年其浦

逃歸其因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之惠公之在秦曰

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乃死此以朝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

物生而後有象眾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得及可數

乎史蘇是占勿從可益

又僖中曰孤偃言於晉侯也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且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榘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占

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

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澤以為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文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又成下曰晉楚將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曰

筮之使而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感射其元王中厥月

復陽長之卦陽氣起

南子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極蹇勢則离受其咎离主中廟

日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天之象故曰射其元

困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太子宮也莫姜矯濟僑如欲廢成公故從若東宮事在城十六年

又襄元曰穆姜夢千東宮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艮為吉故言遇

史曰是謂艮之隨

論隨其出也

史謂隨非君必遠出姜曰亡也無是於陽卦有曰

隨元亨利貞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

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故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元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

下位

於婦於卑

而有不仁不仁可謂元不請國家不可謂利作而

害身亨不可謂亨利棄謂而姤

姤濟之別名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雖

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

弗得出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娣也

棠公齊棠邑大夫可也

偃臣崔義

一子一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

也取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成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史皆曰告示陳文子曰天從風

次為中男故曰夫也變而為巽故曰從風也

風隕妻不可娶也

風能隕落變隕落故不可也

且共繇曰困子石據于羨蔞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用六三也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

持傷也入於其宮其見不妻无無所困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

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索遂取之

又照二曰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

之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

奉祭也以總人入其名曰牛以卒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

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其公其三為卿曰上其食中

曰為旦日為二夷之謙明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記曰之謙

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翬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曰之動故

曰君子于行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火離為火

火楚山山敗於人於言敗言為總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

總也純離為牛世亂諛勝勝將適離山楚則離勝故曰其名曰牛謙

不足飛不翔垂不駮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柳

火不終

又曰衛襄公嬖人姻始上因陽下音闕生之名子曰元孔成子以易卦

筮之曰無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餘尚力繫向克嘉之

遇屯之此以示史朝史朝元亨又何疑焉程子曰非長之謂乎

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也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

其繇曰利建侯副吉何建建非副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命也佛從何焉

又昭三曰南行之將版也枚之遇坤之此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耶欲有事曰何惠伯曰吾嘗學此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之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之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吉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二得為善非此三者弗宜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可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猶可闕也筮雖吉未也

又哀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此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之生瓜餘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曰不害與之邑寬之而兆奔來衛侯偵卜其繇曰如魚窺音尾衛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亡闔門塞豆乃自後踰

又曰巴人伐楚圍鄆初石司馬子國之不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下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敗邑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折君子曰惠王知至夏書曰官占為先敵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有焉

又曰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兆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周易止繫辭曰大行之數五十其用也四十有九王弼曰漢天地之數所類者一不用而用以通之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大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無不可以無名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之而必明其所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以一象三牒之以四以象四由之宗也時歸其於初以象閏五再閏故再初而後卦奇沉四牒之餘不足復滌者也分為三既牒之餘合卦於一故曰再初而後卦九閏十九年七閏為一章五歲在閏者二故各舉其凡也天數五五奇地數五吾奇合為五位相各而得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五竒合三十凡天地之數有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化此以成神鬼此以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陽文六文三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陰文六一文二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斯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百世百二十當万物之數也二篇三百八十四文陽陰各半合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是故四營而成易分而為二以象三之營也觸數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通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牒之以四三營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以成引而也師其於初四營也伸之伸之六十四卦是故可以與酬酢可以右神矣可以應對万物之未助成神之化功也酬酢對應也

又曰著之德國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未知以藏往探賢索隱鉤
深至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者莫大乎著龜歸藏歸
藏曰著末大於本為上吉蒿末大於本為吉荆末大於本次吉
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著一五行蒿二四神荆三
三神箭筭五行傳若煩數溷瀆犯皆藏五筭之神明皆娶焉
神箭四二神行五一神筭五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祭兆
占不得也或龜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筭
共違于人神灵不祐也

漢書曰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隨首拂泥

中兩向乘與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筭之有矢謀不吉上遷使
有司待祠是時霍氏外孫伐都太子任宣咥謀及誅宣子章為
公車承亡在涓城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
欲為逆發伏誅

後漢曰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
有有显驗時人方之前代方京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

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請人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

財至今行於代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
緩筭有西赤地分南北走緄令曼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

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
征廷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
擊武陵蛮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饗云
臺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疏曰蟻封八戶大雨將至上以問
輔又

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坎為水山出云為雨蟻穴君之雨將
至故以蟻為興

又曰孝順黃梁后永建三年三月丙午選入掖庭相工通見之

瞿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曰角偃曰相之極貴臣所未嘗
見太史卜之兆得載芳又筮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皇后嘗久病至卜者家為卦問咎崇所在卜者卦定釋
看仰天歡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必將貴遂為帝妃不可
言也

魏志曰管輅父為利漕利漕氏郭思兄弟三人皆得癡疾不如
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有卦中有君本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
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斗米者排着井中噴噴有
聲推一丈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思涕泣之服

罪

又曰管輅往見平安太守王基令作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見階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當有一丈蛇御筆小大共視須臾便去又鳥來入室與鷲共聞鷲死鳥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凶吉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米無忌之妖將其入灶也大蛇御筆直老書佐耳鳥與鷲聞直老令下耳今卦見其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啓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恙

又曰管陶今諸葛原還新太守管輅往祖錢賓客並會之原自

已起取鷲卵蜂窠蜘蛛着於器中使射覆卦成輅第一物含氣酒變依於宇堂雄雌以形分翅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象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策三物穀觫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歡

又曰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曰何宴請之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知謂當至三分不又問夜連夢青蠅數十頭未鼻上驅之不肯作為何意故輅曰夫飛鷲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槎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不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革宣慈惠和周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寧此乃

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候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

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

山臣松之案相書鼻為天中鼻為天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

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成襄

之斯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衰多益寡莊則

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而不傷敗願君候上追文王

六文之旨不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

又管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易論議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

日輅其生日月如言害無蹉跌輅大愕自君可畏也命以付天

不以付君遂不付問

又曰平原太守劉郃取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輅日內方外

圓五色或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女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其

小獸復非食禽雖爪牙微而不疆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

雉其名曰狸獵暮歸果如輅言

又曰鄧艾當代蜀夢坐山上有而流水以問珍虜獲軍袁紹曰

易卦山上有水曰蹇絲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

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尅蜀始不遷乎艾憮然
不樂吳志曰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嘗與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
融答曰書文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理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
徒會稽之竹前也可謂探賸窮通矣閔既敗權使筮遇鄴之
臨翻曰不出三日必當斷頭果如其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於
東方朔為此矣

又曰六機之克步闡孫皓意張曰乃使尚廣筮天下遇國人之
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桓有窺上國
之忠王隱晉書曰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也性沉深有思義少

為諸生善易高平劉柔夜卧鼠齧其手中指意其惡之以問智
伯為筮之日鼠本歆君而不能當相為使之反死乃以朱書
其手腕橫文後二寸為田字辟方一寸三分使夜露手卧以其
明有大鼠伏死手前譙國夏候藻母病困穀中出詣智卜有一
狐當門尚之嗥喚藻愁愕遂馳詣智曰甚禍甚急君速既在
狐嗥處無心帝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
然後其禍謹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啼家人既其堂屋
五間壯然暴軍崩獲張郡母篤智筮之使西出啼沐猴繫母臂
今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三夜放去郡從之其侯出門即為

大所作死毋於所漸差

又曰上儻鮑琢家多衰病貧苦或謂之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祚在琢性質貞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之適來應思遠謂之曰君有通靈之思而但為貴人用此君寒任貧苦多屯蹇可為一封智乃今詹作卦成謂瑗曰為君安宅者女子耶瑗曰是此人安宅失宜既宜其身又今君不利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入必當有一人持新馬鞍者便就諸買遷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浚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可二十

餘方於是家業用度病者亦愈

搜神記同

又曰韓友自光景廬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子林婦病積年乖死醫巫皆息友為筮之使畫作野猪衆看卧屏風上一宿覺住於是遂差舒懸廷椽王睦病卒已復魄交為卜之今以丹畫板作冑置床頭及卦虎皮馬彰泥登時大愈劉世則女病鬼魅積年巫為所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灶數十猶不差有筮之今作布囊女發時張囊者窻牖問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逐斯頃之間囊脹如吹葱葉因便敗女仍大發友乃便皮囊二枚皆張之施如前囊腹脹蒲因急縛囊口懸着樹間



二十許日漸消下開視有三斤毛狀如瓜毛女遂大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二十七

